

目 录

记上甘岭战役中的赵毛臣同志·····	盛星辉	1
剿除谭自新		
——解除渡河抗日后顾之忧之战·····	李文定	12
✓日军侵占宝丰与国民党第74师抗日经过·····	孙宗杰	15
回忆冯玉祥将军视察宝丰的讲话·····	冯昭凯	22
宝丰人在台、港、澳·····	娄渊富	25
樊钟秀建国军在宝丰境的四次大战·····	张显明	27
北洋陆军洗劫任寨·····	马化亭	35
回忆樊钟秀·····	李文定	36
爸爸任应岐·····	任秀霞 任中华	45
任应岐史料·····	张显明	58
徐玉诸来宝丰·····	靳维真	83
王老五（振）之死·····	<u>侯峙西</u> 口述 兰泽坡整理	85
王老五（振）生平活动年表·····	张显明	87
李鸣盛·····	张海营 崔战胜	92
崔二旦·····	崔战胜 张海营	97
崔邦杰·····	崔战胜 张海营	102
徐文秀·····	何兆同	104

白 紘和《宝丰县白雀寺考》·····	张显明	106
牛金星与大顺农民政权·····	张忠良	112
张良籍贯宝丰考·····	潘民中	118
李于潢和《方雅堂诗集》·····	张显明	122
揭开宋代汝官窑窑址之谜·····	王留现	127
吴垣和御书楼·····	冯玉汉	137
塔里赤及其墓碑·····	<u>邓城宝</u>	149
7 1911年至1948年宝丰驻军与知县（县长）		
更迭考实·····	张显明 牛中家	155
宝丰城垣史话·····	李永庆	169

记上甘岭战役中的赵毛臣同志

盛 星 辉

〔按：盛星辉，湖南益阳县人，为志愿军复员战士。〕

赵毛臣，河南省宝丰县宋寨乡赵庄村人（今属平顶山市郊区）。他出生于1924年11月，194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3月15日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这段时期中，他历任班长、排长、政治指导员、副政治教导员。

1952年10月14日，美军发动了对上甘岭的大规模进攻，企图夺取五圣山，居高临下，深入我军背后，控制我东西两线。10月19日，上甘岭前线激烈的争夺战，已持续了五昼夜。五天来，战士们记不清打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有时给进攻的敌人大量杀伤后，主动转入坑道，等敌人刚爬上表面阵地，又立刻冲出坑道，把敌人消灭掉。有时又配合反冲击部队，把敌人占领的表面阵地夺回。19日这天，敌人用四个营的兵力，向597.9高地进攻。战士们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又转入坑道。下午5时30分，我军又向占领表面阵地的敌人，发起了强大的反击。

四连的战士们，随着层层延伸的炮火，向着二号阵地扑去，突然，出现一个没被我军炮火摧毁的大地堡，阻止了部队前进。冲在最前面的第一突击班班长马志德和几个战士负伤了，连长也负伤了，部队被敌人密集的炮火压倒在地上。

指导员赵毛臣伏在松软的土地上，就象伏在一个火堆上，附近传来紧密的枪炮声，他知道，从主峰西北山脚向敌冲击的黄继光所在的六连正在顺利地前进；从“一号”阵地坑道的主峰冲击的龙世昌所在的钢八连也正在与敌人激战。而这一切，都迫切要求四连紧密配合前进，可四连仍被敌人压制在火网下。赵毛臣看到所有的战士都在望着他，于是他霍地站起来，大喊一声：“共产党员们，从右面爬上去，炸掉这个拦路虎。”这声音唤醒了一条腿已负重伤的马志德，他迅速向前爬进。炮弹、子弹飞溅起来的尘土，扑打着他的脸，落在他的伤口上。但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驱使着他仍顽强地匍匐前进。他绕过敌人的火力网，从大地堡后把手雷狠狠投了进去。敌堡腾空而起，战士们冲上了“二号”阵地。

在激战中，副连长和副指导员又先后负了伤，现在全连的重担都落在赵毛臣一个人身上了，按照预定的方案，全连的计划仅只完成了一步。他观察了一下周围情况，“二号”阵地的右前方是“八号”阵地，左前方是“十一号”阵地，而右后方便是居高临下的537.6高地，这就是说“二号”阵地还处在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山坡下“二号”与“八号”阵地之间的洼地里的敌人黑压压一大片，象窝蚂蚁似地往上爬。

赵毛臣把部队整顿了一下，心情很沉重，因能参加战斗的人员已不多了。他顺着交通沟来到最前边的骈喜堂身边，悄悄告诉骈喜堂：“敌人上来了，看到了吗？看来敌人想跟咱们大干一场啦！”骈喜堂紧握爆破筒，狠狠地说：“不怕死的就来吧。共产党员不是软骨头，是吓不倒的。”在旁边的张凤山补充说：“他们敢上来，我一个人也拼他十个八个

的。”赵毛臣纠正张凤山的话说：“不是一个人拼，而是把大家组织起来，共同对敌。别看敌人来的这么多，可他们现在还不摸我们的底，因此我们要把他们放得越近越好，……”赵毛臣又向炊事班爬去，嘱咐他们“要沉住气，等敌人爬近了，再狠狠地砸！”

赵毛臣回到了自己的指挥位置——“二号”阵地的坑道口。这时敌人火力袭击已进行了20多分钟，敌人的步兵爬近了骈喜堂所坚守的阵地。他通过步话机向指挥所要求炮火袭击。当敌人离骈喜堂他们只有20公尺左右时，我们的炮火怒吼起来，卡断了敌人的退路。敌人象海里的浪头，想向前冲出一条生路。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骈喜堂右肩负伤了，但他仍用左手继续投掷手榴弹。一会儿他头部也负了伤，昏倒在地上。他醒过来后，抓掉了别人缠在他眼睛上的绷带，又继续战斗。半小时后，敌人见这里前进不得，便向炊事班坚守的方向冲击。这里的同志把敌人放到眼前才开火，使得敌人尸体布满了山坡，最后敌人只好向“八号”阵地逃窜。

赵毛臣知道，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一面组织伤员转移到坑道，一面又把能参加战斗的人组织起来，继续坚守阵地。敌人遭到两次失败后，又集中炮火向“二号”阵地轰击了，轰了一会儿，又用步兵来冲击，步兵的冲击失败了，又用炮火来轰击。这样的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深夜12时，正当赵毛臣向上级报告情况时，敌人用四辆坦克掩护着步兵气势汹汹地冲了过来。赵毛臣立刻放下步话机，擎着两个手榴弹向坦克攻来的方向跑去。“同志们！坚决把敌人打下去，不准敌人爬上我们的阵地！”他跑着，喊着，奔向最危险的地方。这喊声一呼百应，共产党员李洪云在大声喊：

“同志们跟我来！”紧接着，炊事班的青年团员郑殿扬也在呼喊：“青年团员们，向共产党员学习，消灭敌人的坦克！”党小组长张凤山也在大喊：“同志们使劲揍敌人的步兵，揍掉它的步兵，坦克就是死王八。”战士们的喊声，手雷和爆破筒的爆炸声滚雷般地混合在一起，把敌人坦克的马达声淹没了。赵毛臣在烟雾中看不到战士的影子，他相信战士们一定很机灵，打得很勇敢，但又感到坦克喷射的条条火舌，对战士们威胁太大了。他立即跑到坑道口，通过步话机呼喊炮兵。刹那间，炮弹在坦克周围炸开了，敌人坦克动摇了，他们竞相夺路逃跑。这时，步话机里传来了副团长的命令：“退守坑道，保存力量，拖住敌人，杀伤敌人，配合主力，再次反冲击。”

赵毛臣命令战士们按照指示，井然有序地进入了坑道。原坚守在坑道里的战士们热烈欢迎他们，赵毛臣一进入坑道内，便迅速把四连的48个没有负伤的战士组成两个班，他指定林宝丰为第一班班长，张凤山为第二班班长。并命令第一班守住坑道口，要支部委员曹洁和党小组长张凤山了解同志们的反映。布置就绪后，便去找原来坚守在“二号”阵地上的五连连长杨金钩和兄弟部队的副连长苗怀志等商谈以后的问题。

从谈话中，赵毛臣了解到了坑道内部的情况。原来坚守在坑道内的是四个单位的战士，他们有的是从14日敌人开始向上甘岭发动进攻时，就坚守在这里的，有的是后来不断向敌人反冲击时退守到坑道的。虽然能够参加战斗的人总共不到10人，但他们仍不断地打击敌人。坑道原来有四个口，已被敌人破坏了两个。坑道里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水，药品也用完

了。从他所看到的情况，发现战士们的情绪有了显著变化，他们不再象刚上阵地那样生龙活虎了；有的产生了不安与恐惧；而已负伤的同志，则忧虑着自己的伤口，担心坑道的安全。现在，坑道里数自己连战士多，自己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和政治工作者。他深深感觉到必须立刻扭转这种局面。

赵毛臣向大家布置了上级交给的任务，进行了鼓动，并建议各单位的人组织起来，统一指挥，首先获得了杨金钩的支持。赵毛臣又提议由杨金钩同志任指挥，自己负责党的工作，苗怀志带伤挣扎着发表意见，并要求分配工作。接着赵毛臣又提出如何坚守坑道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主张坚守坑道，保存力量，配合反击；有的主张，主动出击，消耗敌人。赵毛臣沉思后，否定了第一种意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家，我们不应该是单纯防守，这是消极的，应利用一切条件拖住敌人，疲劳敌人，消灭敌人，以提高我们的胜利信心，使敌人不敢轻易接近我们的坑道。大家对他的意见深表同意。

接着，赵毛臣来到了沉默不语的战士们中间，不紧不慢地说：“同志们，我们在阵地上坚守了六七个钟头，没过烟瘾啦，来呀！谁没有烟我这里有的。”他把烟一支支地分给了吸烟的同志，吸烟的同志们话头多了，死气沉沉的局面改变了。他又建议，同志们一边吸烟，一边报功，大家提出要给马志德、郑殿扬、骈喜堂等同志请功。他又进一步问大家：

“算一算，敌人死伤了多少？”大家争论得很有劲儿，有的说消灭敌人至少有二百，有的说至少两个连，又有的说，可是我们把阵地让给了敌人。郑殿扬一听恼火了，反驳道：

“我们随时可以消灭敌人，把阵地夺回来，而敌人呢？打个

比方，他们就象骑在老虎背上。”赵毛臣提高声音说：“对，敌人正是骑虎难下，……”他又继续问大家：“我们是主动揍敌人，叫敌人不敢接近我们的坑道呢，还是等敌人进攻我们的坑道，再和敌人干好呢？”王朝臣急不可待地回答说：“俗语说先下手为强，指导员，就这样决定吧，我第一个报名出去干敌人。”“我也去！”能够参加战斗的战士们一齐喊叫起来，个个要求出击。原来不敢到坑道口的林宝丰见大家这样，也低声喊道：“我也算一个。”林宝丰是老班长，有战斗经验，现在有些畏缩，一方面是对上级进行坑道战的意图不摸底，另一方面是看到我们的伤亡而畏惧。赵毛臣觉得要让他从亲身创造的胜利中提高信心，并教育大家，便立刻对大家说：“现在我命令第一次出击的任务，由一班长林宝丰同志带领三个同志去完成。”但第一次出击没有成功。三个人一出坑道口就被敌人发觉，许多连同志负了伤，另一个同志牺牲了。赵毛臣心中火烧火燎，一是少了一个战斗的同志，更重要的是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他和杨金钩商量了一下，决定召集出击的人开个检讨会，找出取胜办法，避免重犯失败的错误。赵毛臣不但没有批评林宝丰，还主动承担责任。林宝丰深受感动，便喃喃地检讨了自己的错误说：“这全是我的错误，指导员，我刚出坑道口，眼被敌人的照明弹照得看不见，一不小心碰上了地上的罐头盒，敌人就发觉了，我怕敌人迎面冲上来，犹豫了一下，结果敌人首先开了火。”赵毛臣问：“敌人迎面上来没有？”“没有，他们只是从工事里向我们扔手榴弹。”“那为什么呢？敌人也害怕，晚上不敢离开工事，怕我们揍它。这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出击揍敌人，是这样吧！”“从今晚的情况看，我

们完全可以这样干。不过，出击的时间最好改在下半夜。”

“对，这是很好的经验嘛。”林宝丰在指导员鼓励下，又总结了许多经验。杨金钩同意这一意见，并和赵毛臣一起仔细研究了出击方案。

在坑道口上面，在雪亮的照明弹照射下，发现敌人的两个哨兵象醉汉一般。赵毛臣扯扯林宝丰和郑殿扬的衣角，指指敌人比作瞌睡的样子，两人立刻笑了。杨金钩悄悄告诉林宝丰：“趁敌人照明弹消失光亮的时机，爬出坑道隐蔽起来，等照明弹再亮时，把敌人工事看仔细，等照明弹一灭就动手，我亲自在坑道口掩护你们。”三个战士爬出了坑道口，发现了一个露天工事里的敌人睡得正香甜，林宝丰把手雷狠狠地投过去，因用力过猛，手雷落在敌人工事后面，这时郑殿扬的手雷已飞出去，正落在敌人工事里，待敌人开火时，他们已安全回到坑道里。大家围拢来，要求他俩讲讲消灭敌人的经验。林宝丰说：“……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自己缺乏勇气。……出击只要胆子大，能沉住气，动作迅速就能胜利。”赵毛臣把出击的情况报告了副团长，并建议给郑殿扬请功。这时所有能够参加战斗的人都要求参加明晚的出击。

自从这次出击胜利后，几乎每晚上敌人都在工事里挨炸，而且我方出击的次数一夜增加到三、四次，敌人只好到后半夜加强防守，我方又把出击时间改在前半夜，还不断改变战术，使敌人摸不着规律。这就使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一有风吹草动，轻重机枪甚至连打几个小时。

出击的问题解决了，但更艰苦的战斗还在后边。赵毛臣预料到敌人挨打后，一定会加强对坑道的破坏，因此在坑道

口垒起了一座短墙，以加强防守。一天敌人从坑道上面把一大捆铁丝网丢进了坑道口，各种火器一齐向坑道口射击。浓烟烈火使人们睁不开眼，连呼吸也困难。赵毛臣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马上把这一情况通过步话机报告了上级，请炮兵监视坑道外的敌人。然后，他伏在短墙上，瞪着流泪的眼，观察敌人的行动。他估计到敌人会在坑道口安放炸药，便向战士们喊了声：“谁用爆破筒把敌人的铁丝网干掉！”党员李凤斌应声回答：“我来！”随着爆炸的火光，赵毛臣隐隐约约地看到有几个敌人夹着炸药包向坑道口爬来，便告诉战士们用枪把那几个敌人干掉。张凤山干掉了第一个敌人后，土坎上露出了一个钢盔在摇动。赵毛臣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便嘱咐不要上当，注意两侧的敌人。果然，一个敌人拿着炸药包从坑道左面爬了过来，张凤山一扣枪机，李凤斌随即投出手榴弹，摇钢盔的与拿炸药的同时滚下了山坡。

敌人决不就此罢休。第三天，坑道接头积土较薄的地方，传来了敌人的刨土声，林宝丰向指导员要求去干掉它。他把六〇炮筒伸出坑道口，炮口稍稍偏向山顶，熟练地装上炮弹。炮弹一会儿就在山顶上爆炸，敌人的洋镐声听不到了。这是扰乱敌人的好办法，揍不倒敌人，也不能叫敌人安稳。

这天天一黑，正当几个领导在研究，假如敌人真的把坑道挖通怎么办时，从张凤山坚守的坑道口传来了一声天崩地裂的爆炸声。赵毛臣一看不妙，抓起两个手榴弹便向坑道口奔去，发现坑道口被堵死，两个同志牺牲，六个负伤。

敌人毒辣的手段激怒了战士们，大家要求指导员允许他们到洞外去和敌人干。他说服了大家，又和几个干部研究了

今后防守坑道的办法，干部进行了重新分工。半夜以后，敌人把坑道挖通了。赵毛臣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副团长。这时一股令人窒息的硫磺味钻进了鼻子，他立即猜到这是敌人在施放毒气，马上向战士们喊道：“不要怕，快用尿洗洗手巾，把嘴和鼻子捂起来。”杨金钩指挥石建生，用爆破筒炸塌了敌人挖通的口子，可空气不流动，更加使人难受。赵毛臣感到全身象抽了筋一样软绵绵的。他竭力勉励自己不能倒下，要以自己的行动，给人们以力量。他和中毒较轻的同志，把中毒重的同志抬到了坑道口。几小时后，所有的人全部清醒了。他把这情况报告了副团长，副团长作了指示后，还通过步话机给放了唱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坑道里的人一齐唱了起来。歌声和我们的炮声汇合在一起。

几天来，战士们实在渴得没办法，有的嘴里含一块石子，有时用嘴对着石壁吸吮点潮气，有的嘴唇干得出血了。至于水，谁也没向领导上提过。前几天，赵毛臣不断哼几句河南梆子，或向战士们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这时，他也感到肚子里着火，嗓子在冒烟。他曾向副团长报告过这严重情况，副团长也曾几次通知他把水送来了。可是送水的人一直没见到来，十有八九是牺牲了。水是伤员的生命，他又去找杨金钩和苗怀志商量，苗怀志提供了一宝贵的情报，离坑道50公尺处，有一个小坑道石缝里有滴水。战士们听说有水，坑道里又活跃了，都争着去抢水。指导员把第一次抢水的任务交给张云斌和郑殿扬。半夜以后，在林宝丰和几个战士的掩护下，趁照明弹熄灭的一瞬间，抢水的两个同志冲了出去。他俩身影消失后，赵毛臣伏在短墙上，倾听着小坑道里的动静。约两个小时后，抢水的两个人翻身滚进

了坑道。同志们有水了。没水的时候，谁都吃不下东西，有水后大家都感到肚子空起来，两箱饼干很快吃光了。但赵毛臣总把自己的一份让给伤员吃。以后几乎每晚上，都要从小坑道中抢回一些水，有了水同志们胜利信心更加坚强，主动打击敌人的次数也增多了。弹药不够就到敌人死尸上去拣。

但更大的困难又出现了，就是没有东西吃。赵毛臣感到自己也支持不住了，猛一抬头就眼冒金花。坑道里屯积着许多大米和白面，就是不能做饭。他苦苦思索着，便决定去找郑殿扬和几个炊事员商量。正好炊事班同志也为这事在嘀咕。郑殿扬说：“……在坑道里做饭，空气太坏，伤员同志受不了。”“咱们研究研究，到坑道外找个地方做饭行不行。”赵毛臣的话提醒了郑殿扬。郑一拍腿说：“有办法了，指导员，我们到抢水的那个坑道去做饭。那里有水还有子弹箱可当柴烧。”经过讨论，得出了一致的意见，坑道口要堵死，不让暴露火光。放烟的办法是多出击并要求炮兵配合，在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后，就把坑道里的烟放一放。第二天夜里，郑殿扬果然背着一包干饭回来了。有了水又有饭，大家信心更高了。

一天黄昏，副团长从步话机里又一次通知赵毛臣，团里又派人送东西来了，且有祖国人民慰问团送来的东西。指导员把这消息告诉了大家。大家都睡不着，等待迎接送东西的人。约摸两点钟，六个战士带着一部分弹药，十多斤馒头，还有水果糖、纸烟，以及团首长的命令来到了坑道。大家把送东西的战友围得紧紧的，热闹了一阵。当听说在路上又牺牲了好几个同志时，大家又激愤得说不出话来。赵毛臣把馒头高举在灯前，声音颤抖地说：“同志们，每一个馒头里都

有支援我们的同志们的鲜血呀！”“同志们！现在上级决定很快就要向敌人反击，最后全部消灭597.9高地上的敌人，你们说，我们应当怎么办？”“用胜利来回答首长和祖国人民的关怀！”同志们高举拳头，激昂地回答：“对，现在我们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反击。”紧张的准备工作开始了，干部们又重新进行了分工。

31日夜，反击前几小时，团党委派一营教导员和一连长带领一部分部队，秘密进入坑道。他们带来了团党委的慰问和指示，给坑道里的同志们增添了力量和信心。夜3时，我强大的炮击开始了。赵毛臣、杨金钩和二连长，在教导员董咸统一指挥下，带领三支部队跳出坑道，象三把短剑刺向敌人。战士们好象不是在坑道里忍饥挨饿了十几天，而象飞一样冲向敌人背后，切断了敌人退路，然后又配合主力攻到山顶。仅十多分钟时间，“2号”阵地的敌人就被全部消灭干净。整个597.9高地，又全部回到我军手里，敌人的“最大攻势”破产了。

由于赵毛臣率领部队坚守坑道功绩卓著，1952年12月，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为他记特等功。1953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他二级国旗勋章。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大的第一、二次会议。成为全国闻名的功臣。

剿除谭自新

——解除渡河抗日后顾之忧之战

李文定

1937年冬季，国共合作抗日之始，我已调升为166师991团副团长，驻豫西巩县，与日寇隔黄河相对峙。此时日寇14师团土肥原部队，已由新乡西进，控制了黄河北岸东西地区，气焰非常嚣张。每天常利用其优势炮兵火力对南岸巩县兵工厂地区轰击。

我116师全部担任巩县、洛阳沿线防务，沿黄河南岸与日寇部队隔河对峙。经派侦探北渡侦察敌情得悉：日寇在豫北奸淫烧杀，令人发指，我全体官兵一致向师部要求过河杀敌。当师长郃子举转报给战区，尚未批准之前，曾直接给我电话说：“宝丰西南地区，有匪众约三百人，在我河防背后捣乱，你可率领李文章营（即我担任过多年营长的步兵营）即日出发前往剿除”。

此时已届严冬，我即率领李文章营，分乘十三辆大卡车，顺洛阳至宝丰公路疾驰，直开到马街寨，下车集中。据当地居民报称：“西南红石岗沿线高地是骑兵第八军长谭自新，啸聚三四千人，准备在豫西独树一帜，自立为王。河南省保安团与之战斗两天，今仍在对峙着。”经我派人前往侦察，确属实情。始知郃子举所得情报不太准确，人数不是三百，而实是三四千。但已到临阵，不好再请援兵而延误，只

有相机处理完成任务。

我即下令部队就地架锅造饭饱食。我自己也带了五个警卫兵沿马街外围侦察地形以防不测，及走到马街东侧一个土寨子时，突然遭到寨上匪众居高临下对我集中射击。我与警卫所站之处，地形平坦，仅有三个坟堆。乃伏在地上以坟堆作掩护，用六支二十响驳壳枪对寨上连续反击。此时李文章在马街也听到枪声，就先派一门迫击炮前来，向寨内轰击。匪众不支就向东逃去。

经过这一次小遭遇战，除迫击炮排长腿部受伤外，余均安全。接着我即与李文章研究如何以少胜多等问题，以便完成任务。

正与李文章计划时，突有自称是省保安团副营长某前来求见，并提出：他是省加强保安团，已经与谭自新部激战两天，敌居高临下，我方仰攻，难以奏效，且伤亡甚大。请我率领全营由正面增加突击。送他走后，我即考虑：一个加强团战斗两天不能得胜，怎能正面进攻？即与李文章研究攻敌方案。而后带全营由左侧绕鲁山坡以南，用急行军速度，直抵鲁山县城。乘敌尚未察觉我的行动时，乘黑夜选精兵四十余名，携轻机关枪三挺，手榴弹数十枚，并盗出谭自新部当夜的“口令”，悄悄插入谭敌司令部背后，就出敌不意，突然杀声四起，枪弹齐发。谭自新毫无准备，无法组织抵抗，即在仓惶之中，乘装甲汽车渡过沙河南逃。我预伏的全营官兵乘机跳水追击不舍，谭自新的十余辆装甲车全部陷入沙泥之中，不能自拔，最后他只好舍弃汽车，跳水狼狈南逃。他所纠合的部队全是豫西人，见主将狼狈逃窜，他们也就作鸟兽散，各自逃生，只有少数为我俘虏作了补充兵。

这次战斗结果，我官兵无一伤亡，缴获新式装甲汽车十一辆，迫击炮多门，炮弹数千发，步枪数十支，并有大量辎重及谭自新的弹簧床等多种生活用品。

谭自新部既溃散，其个人只率少数人南逃，我即令收兵休整。我全部官兵在追击十分英勇，所穿的棉衣尽为沙河水浸透。随令就近到鲁山城架火烤干休息。我用电话向洛阳郃子举师长报告详情，他准我向鲁山商会暂借大洋一千元，分别发给作战官兵，表示慰劳。不料省保安团的少校团副前来求见，他说：“我全团四个营（加强一个营）激战两天，颇有伤亡，所得战利品应当给平分。”最后他要求分给他二辆装甲汽车亦可。我当时年青气盛，不予理睬。由李文章婉言拒绝，以礼送之，该团副没趣而去。我令全营开到宝丰休息三天，而后全营仍乘坐在十余辆装甲汽车上，凯旋而回洛阳。

当我将情况向师长郃子举详细汇报后，他说：“回来的正好，战区已批准我们北渡黄河抗日，现在计划已定，谭部既溃败，我们后顾之忧已经消除了，可积极筹备，不日将北渡黄河进击日寇。”战士们群情激奋，渡河杀敌的日子，终于盼到了。

日军侵占宝丰与国民党

第74师抗日经过

孙 宗 杰

1944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摆脱困境，急于打通北平到广州、南宁的大陆交通线，使中国大陆的日军和孤悬在南洋的日军联结起来，依靠中国大陆进行垂死挣扎，于是便发动了对国民党战场豫湘桂地区的进攻。

1944年3月，日军首先向河南国民党军队进攻。4月20日前后，国民党31集团军第13军一部分兵力由宝丰附近北上防卫禹县。4月22日，日军占领郑州，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沿平汉线南下，另一路沿陇海线西进。5月3日晨，日军陷郑县，午后2时兵分两股，以坦克为前驱，一股向西北犯临汝，一股向西南犯宝丰，国民党防守部队进行阻击。4日，日军在围歼国民党第13军（登封附近）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准备攻击国民党第12军（宝丰附近），国民党第12军即日向宝丰及其西北地区转移。5日，第12军（在宝丰）与第13军（在登封）、第29军（在神后西北）陷于分割孤立局面，互相联系渐趋困难。

5月6日晨，日军独立混成第7旅团由叶县折向宝丰，夺下宝丰南6公里处高地。13时，第37师团襄城攻击队开始攻击宝丰，击溃国民党第81师300人。接着，向鲁山推进，